

# 八月的聖誕節

1

一九七六年，我面臨一項看來再簡單不過的選擇：從雅加達飛到新加坡，或從婆羅洲、沙撈越的古晉到新加坡。我從不知道古晉是一個怎樣的城市，但是有人告訴我，可搭一艘船齡三十歲，七十公尺長的霹靂輪，從古晉航過南中國海到新加坡。

乘過的旅客告訴我：「那艘船有四個頭等客艙，白瓷釉鑲的牆壁，發亮的桃花心木家具，漿過的床單及天花板上罩子的電扇，毛姆筆下的那種材料。」他還告訴我，身著制服的馬來人端著餐點侍候者；一位白髮蒼蒼的中國侍者，旭日冉冉的早晨，輕輕敲著門上的軟木門環，通知房客早茶的時間。聽起來實在太吸引人了，並且只要多付十元美金。我決定從古晉出發，這個決定雖然沒有經過太多的考慮，卻扭轉了此後整整六年的生命時光。

當時我與從昆士蘭的首府布里斯本來的澳洲人羅萍一道旅行。她從未離開過澳洲一步，這次外出是她踏上亞洲的啓蒙之旅。我們從雅加達出發，乘每週一次的班機，在加里曼丹的西邊，一個叫坤甸的地方轉機，直飛古晉，在古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機場下機，搭一小段的巴士便進入市區。一場酷暑的熱帶雨飛落到黃澄澄淤泥的古河，當雙槳操縱的計程舢板橫渡主流之際，在巨大漂浮的棕櫚樹及其他漂流東西的相伴下，一路順流而下。

沿著河岸，是早上外出買魚、肉、青菜的市民，擁擠在搭出河畔的市場；夜晚，一天的市場垃圾便隨手擲入黃褐色的江水之中。橫過市場的對街，有一排商家，是典型的英國／馬來式殖民建築物，在那些二、三層的磚房之間，有一條通道，約有一街長，穿過這條有頂的寬敞拱門，便是市區街道了。拱門頂下，懸掛各式各樣的塑膠籃子、手提袋、兒童玩具。這條陰涼的通道，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在一片與商家討價還價聲中，買些鍋盤、腳踏車、一袋袋的米或是乾貨。

整條街上充滿東南亞特有的蝦米與發酵的蝦子及煤油味，這種怪味乍聞起來相當刺鼻，不過確實滿令人愉快的。嘈雜的人聲充斥在商家拱廊下，隆隆作響的藍白相間的公共汽車，在行人中擦過其他車輛而疾駛著。清晨的早景映在輝煌的金色清真寺圓頂上。

不遠處山丘的河堤旁，有座漆著白色城垛的馬革利塔城堡，是控制彎曲河道的戰略據點；上游的厄斯塔拿，則是白人統治者的故居。第三代白人統治者是為人寬厚的雅格·布魯克及其繼承者查理士與維耐·布魯克，他們的統治階段於一九四一年日軍進軍古晉之時，突然結束了。

雨水像布匹那樣傾瀉而來，羅萍與我從大碼頭急忙遁入一家咖啡店舖。有一個騎著腳踏車的人，車把上吊著的空籃裡似乎擺了一把大刀，他的雙手與雙腿滿是花朵圖樣的刺青，一對耳垂也被撐大過，那人無視於大雨滂沱，帶著淋個痛快的表情；隱沒在車籃的晶體收音機，正播放著沙灘男孩的「衝浪啊！美國」歌曲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已開始喜歡上古晉這個地方了。我後來才知道，那把刀是馬來人的短刀，也是上游居民的萬能工具，是古時候獵人頭用的劍變化而來的。

雨停了，我們開始逛街。走過印度街的咖哩飯店與布店之時，偶爾還飄下微溫的小雨滴。街上販賣水果與冰淇淋的小販，手搖著叮噠，但是，不到日正當中是不會有人光顧的。街角上，一個黑辮及腰的人正出售一張張護身巫符，他的頸子纏滿各式各樣的紙囊及銀銅容器。有一位頭戴安全帽，打著領帶及穿尼龍長褲的信徒，交兩元馬來幣給那人，可換得一片指甲般大小的樹皮，巫師用長布條將樹皮綁在他的手臂上。這位信徒已是武裝齊備，跨上摩托車，消失在早晨的車輛中。

我們將行李留在旅舍，上街尋找「海峽汽輪公司」。在一張堆滿黃色檔案的桌子後面，裡頭的

一位職員說，霹靂輪確實還在營運，同時也還有客艙可訂，船在十一天之內駛往古晉。幾個月前，我們在馬來半島特別蒐集了一些巨大的甲蟲及其他昆蟲，如今在博物館內也有展出，這時，我對沙撈越的內境馬上興趣盎然起來。博物館的二樓，展示一幢與實物大小一樣的馬來亞長屋，人可以走進去參觀，裡頭陳列常見的日用品——米罐、長矛、米酒甕、人頭骨。我們請教館內的工作人員，並在匆匆看一遍飛機場帶來的資料之後，便決定要深入河川上游，打算親睹長屋了。我們的計畫完全未經大腦思考，就如同其他想都沒有想到的探險，完全是一廂情願與即席的決定。沒有一個人能猜得到，以後會出什麼狀況。

過了兩天，「阿華田特快輪」把我們放在拉讓河上游幾百公里的卡皮碼頭，迎接我們的是一條長五公尺多的大鱷魚，橫在一條圍繞上游貿易站的高架橋面。鱷魚頭早已被子彈穿了一個大窟窿，腹上一塊塊黃色的鱗皮像浴室的地磚一樣大。

達施先生正在盯著我們。當我們對那隻大怪獸張口無語之際，他就坐在七公尺遠的桌旁，招手示意，請我們過去喝茶。他身著剛剛燙過的寬鬆長褲，脚上是一雙粉紅色橡皮拖鞋，白色的上衣袒到前胸，露出庭院花朵般的刺青，手上戴著金錶，衣袋內插著一隻金色筆夾的黑色鋼筆。

茶端了上來，我問達施先生怕不怕鱷魚。「不，鱷魚不敢惹我。」他用餐後，捲起褲角，露出脚踝上一個大魚鉤狀的刺青。「我們伊班族在竹筏上綁上大鉤，專捉鱷魚的。鱷魚只要瞄上這種鉤子一眼——便不敢張口咬了。」

「真是一個好辦法。」我回應著。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奇異防水筆，也在我脚踝上畫一個假的鉤子？

「達施先生，你知不知道有什麼好長屋可以介紹我們看看？」

「沒問題，只要跟我走。」他不假思索的回答。達施先生在汶萊外海的鑽油平台工作了兩年，現在正要回到內陸的伊班村。我們同達施先生一道去購買旅行需用品，那隻大鱷魚便留給一個手執短刀的傢伙了。

達施先生說「煙草」，我們就買煙草，他又說「糖」，那個中國老板便眉開眼笑了。他又領我們到亂糟糟市場の後頭小巷，一家沒有店牌的家門前。我敲敲門，門開了一條縫，露出一張身著條紋睡衣的中國臉。

「阿辣革。」我依達施先生的吩咐說道。

那個中國人半掩大門，消失在內。一分鐘後回來，手執一個陳舊、褐色的啤酒瓶，他並未馬上把瓶子交給我，我也猜不透裡頭裝了什麼東西。他以商人慣有的口氣說：「一瓶——可抵四個男人，或許六個男人。等一等，」他掃瞄一下我們站著的巷子，又說：「每瓶五元美金。」

我當場買了五瓶，以每瓶四元成交。我與新交的朋友以及羅萍，當天午後接近夜幕之際，登上商輪。這是一艘加長的非洲皇后油輪，載我們往叢林的上游去，行到流入拉讓河的包利河交會處的市集，我們下了油輪，這時，沿著包利河兩岸，我們看到高大濃密的森林。這時我想，這應是深入廣袤叢林的大門，也是伊班的家鄉。我從希達·莫里遜·里·萊特與王的《消失中的世界》一書中曾經讀過。

我們跳上岸，改搭一條由匏空原木，舟尾懸著二十四馬力強生牌馬達帶動的獨木舟。舟行大約兩個小時，來到一個礫石河岸的達施先生的長屋前，天色正開始暗下來。

這座長屋六十公尺長，頂上覆蓋著草，草頂分好幾段，每段可以自由往上頂起，好讓煮飯的煙散出來，同時又可透光。前面是一排等距離、樣子相同的門廊，由彈性好的竹子拼成寬十四公尺；門背面便是私人家庭用房，當做煮飯、吃飯、儲藏及睡覺的場所。整個長屋離開地面，建在二公尺半到四公尺高的硬木柱上，有通風與降溫的功能，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好處——自古以來，像西方人的垃圾筒，只要拉開地板，一切垃圾、汗水、糞便，便可以往下大擲特擲，飼養的豬、雞、狗在底下遊走，自然會清潔長屋底下的世界，保持一定程度的乾淨。

長屋築在高架木柱的原初構想，是一種防禦工事。架在長屋兩頭共用走廊的頂端，各有滑溜異常、有刻痕的長梯子，在危險時可以立刻迅速往上抽；高架建築也可以保護上面的人避開蛇與水蛭，以及避免各種生活在叢林地面，什麼東西都可消化的細菌類真菌的侵害。凡是直接築在地面的房子，很快地不免被細菌消化殆盡。

我們坐在長廊上，整個長屋似乎闐無一人，只看到幾個小孩與好幾隻狗。達施先生進入一個門內，幾分鐘後回來說道，大家要換到另一個長屋去，最後一條長舟馬上就要啓程，還有船位留給我們。然而，我今天早已精疲力竭，實在走不動了。我便問他，另一幢長屋是幹什麼的？

他說：「正在慶祝聖誕節。」

八月有聖誕節？誰能拒絕這檔鮮事。

叢林非常幽暗，我們全依賴感覺坐在一條獨木舟裡，順著洶洶黃色泥水順流而下。這條獨木長舟裡還有其他四個人，沒有人帶手電筒。槳在順流中划動，巨大石塊與沈木時沈時現，巨石與樹幹無聲無息地出沒在獨木舟旁，然後又被黑暗吞噬。我只能看到兩公尺之內的景物。二十分鐘

後，抵達第二幢長屋之際，水已充滿半舟了。

長屋的偌大公共長廊上，至少聚集了兩百人，幾乎人人酩酊大醉。達施先生引薦我們認識男女主人。男屋主身材肥碩，女主人站在營火前，袒露上身，因為準備晚餐的緣故，身上沾了許多食物碎屑。她的雙乳有如超級、油亮的木瓜。她先是對我們微微一笑，然後是一陣發自丹田的大笑。這裡每一個人都非常友善，可惜我們連一句馬來話或伊班話都不會，只得靠達施先生翻譯了。

我們坐在一張伊班草蓆前，上面擺了十幾小碟食品，每人前面放置客人喜歡的蛋、糯米、玉蜀黍、鹽、野味、炸香蕉。達施先生示範安置食物的方式，然後，他捉著一隻活公雞，交到我手中。

「達施先生，這是幹什麼？」

「敲打每一個人的頭。」他大聲的說。

「我只是作客，」我想解釋：「我不會……。」此時，女主人走上前來，拉著我的雙腳，推向坐著的群眾。我正手足無措之際，大家卻彎身向我鞠躬，我只好抓緊掙扎亂動的公雞，碰打幾個人的頭，代表賜福的意思。

「轟……噏……唬……」那個大娘嘲笑著。她用雙腿夾走那隻公雞，好像拍擊一連串的網球一樣，猛擊大家的頭。她跨入人群，像打穀一樣，忽左忽右，虎虎生風的手背見頭便打，威風凜凜的飛擊。一陣狂飆也似的粗厲叫喊很快地便降下來，在這一陣迅速的表演示範之後，她把半死的公雞塞到我手中。

「這才像樣。」她說話的樣子語帶戲謔。

我拿著半死的公雞，敲打他們的頭部幾分鐘，群眾似乎樂此不疲。我賜福完畢，把公雞交給旁邊的人，就像交給一個高爾夫的球僮一樣，便挨著達施先生，跌坐在墊子上。接著大娘與那個球僮繞著長廊搶奪那隻公雞，結果球僮搶到雞身，她擁有雞頭，大娘使用雞頭去揉他的臉。她實在太身強力壯，球僮逃不過她的手掌。

「宴慶玩笑。」達施先生解釋說。

「到底怎麼一回事？」羅萍也問道。

我開始有點不安，但是也有點好玩的感覺。

「醞釀啦！醞釀啦！（喝吧！喝吧！）」主人下了命令，所以我們又喝了起來。由於酒杯一直沒有空過，實在太過量了，沒多久，我便飄飄然。一位伊班族少女面正對著我，跪在我的面前，在甜蜜的注視下，我怔住了。她還擺了兩大杯酒在我腳跟前，一杯是滿滿的湯克（米酒），另一杯是阿辣革（粗蒸餾的燒酒），並開始唱一首不了情的伊班歌曲。達施先生說，這是一首歡迎曲，在唱完之後，我得一口氣乾掉這兩大杯酒，以獎賞這位少女。這是辦不到的，我已經酩酊大醉了。當歌聲仍然在盪漾之際，我緊張得直冒大汗，我實在不想掃別人的興，但是有什麼逃避的方法？就當歌近尾聲之際，一個男人爬到她的身後，往後拉一把，雙手在她臉上塗抹一種泥巴摻和著煤油的烏黑東西，她站了起來，美麗的臉龐竟是汗黑黑的泥巴。歌並未唱完，酒便不用喝了。

我問達施先生，少女碰到那樁突襲，會不會惱怒。他說：「那會，這不過是一個玩笑，算她命好，有時候還用豬糞摻泥巴呢！」

整個晚上簡直無法無天，到了三更半夜，羅萍緊緊的抓住我的手臂。我們看到有位仁兄要找



吃的，結果有一隻野豬腿飛過長廊，正中他的胸前。我左邊的一個男子，不會超過十六歲，飛向一位七十歲的女人，想從她背後擠她，結果擠了二、三次沒成，摔了下來。眾人大聲吼笑，那位婦人也大笑不已。

「又是宴慶玩笑？」我朝身旁這位美麗，淡淡棕色頭髮，白皙皮膚的朋友望了一望，心中升起一點戰慄與不安。

「真是一個盛大的聖誕節慶。」我輕輕地笑著對她說。

其實「聖誕節」不過是達施先生對「家殘安渡」的英譯而已。家殘安渡是伊班族恭送神祇的儀慶，簡單的說，這個宴慶是為結束最近六個月內，有親戚死亡而守喪的人舉行的，因為守喪的人有禁食及各種其他限制，例如，有個男人因為喪偶那天起都未理頭髮，這夜他在人羣中央，為喪妻公開哭泣，他的頭髮才可修剪；有一位婦女，等了四個月才能用肥皂淨身；主人也為一位貧窮的老寡婦募捐一些東西。

我實在無法了解這種慶典儀式的奇特詭譎。這個晚宴持續著，我逐漸蠱惑於伊班族的惡作劇了。這夜慢慢的演成一聯串的滑稽與奇異的景象。

狂飲並未中止。有一個男人突發酒瘋，揮拳打了兩個人，但馬上被另外五個人架住。他們用叢林之藤綁住他，繫在離我們三公尺遠的木柱上，任由他怒踢狂吼。十五分鐘後，他才精疲力竭，半小時之後，他才安安靜靜的癱瘓在木柱底下，有一個人走過去，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不再鬧事，在幾句輕聲細語之後，才放了他。這位發酒瘋的漢子又重新加入宴慶，其後的整個夜晚，他乖乖的，似乎忘了剛才的一幕。

宴慶到了此刻，我那位百思不解、爲酒灌透的朋友，由一位好心婦女護送到主人的家裡。達施先生保證，她必會受到妥善照顧，我這才真正開始享受這頓宴慶。這是多麼令人著迷的瘋狂大會！深夜三點了，但是酒宴並沒有結束的跡象。有人若醉昏了，他的朋友便撐起他的身體，從喉嚨中再灌米酒，將他灌醒。

酒宴高潮迭起。許多男人向叢林射擊，還不斷地狂叫；許多男的、女的，還有兒童，靠在欄杆上大吐特吐。不久，長屋失火了，竹板下有東西在燒，煙霧濃密，大家還在大笑不已。米酒馬上倒下去，但是無濟於事；有人直接嘔吐下去，也沒有作用；一桶桶的水送來了，我看到有一位老兄，拿起水管，像小便一樣的姿勢救火。火很快的熄滅了，宴慶又持續下去。

這個時候，我才放鬆心情的加入陣容。最後，西班牙人發覺我能溶入他們的瘋狂胡鬧，宴慶因我又衝入雲霄。當我溶入這個狂野宴慶大會之時，我知道，這夜的經歷是前所未有的。我依稀記得那個大娘把我扭在竹板上，一隻腳踩住我的胸部，死命的用那隻死翹翹的雞頭，在我臉上大搓特搓。

「這是宴慶玩笑！」我提醒自己。我與一群人衝到廚房，抬出一個空的大鍋子，捉弄那些醉得無還手之力的人。七手八腳的先按倒那些醉人，用大鍋底的黑煙油擦在他們衣服上。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在「阿辣革」引發的昏迷中，聽到，或是似乎聽到，從主人房間內發出一聲恐怖的尖叫，我突然憶起了我的同伴——羅萍呢？「一定要找到羅萍。」我步履蹣跚，在黑暗中滾下長屋的迴廊，跌到遠遠的第一條曬衣服的繩子上。

「啊……」曬衣繩正掐住我的脖子，我昏迷過去。等我醒來，胃部嘔吐難耐，全身在叢林的

氣霧中索索發抖，破曉天光襯托出靜悄悄的、霧水水的長廊。長矛、槍、破碎碟子、肉、骨、焦黑的地板、倒置的酒甕，全都凌亂的散置滿場，而雞與狗正在靜靜的清理現場。現在，這就是我說的宴會！我終於能站立起來了。

「達施先生，達施先生，你在那兒？」我有氣無力的叫著，但是四處闖無一人。我終於找到了羅萍，她好端端的躺在床上，我半睡半醒的爬到她身邊，帶著滿身酒臭與豬肉味。

「昨夜是怎麼了？」她半醒中問道：「你還好嗎？還有那些開槍與呼喊的……我怕極了。」  
「現在沒事了。」說完我也呼呼入睡了。

我們兩人在沙撈越一共呆了四天。

回到卡皮市，我們在城裡碰到一位從事內陸上游導遊的人，名叫沈吉米。他對我說，一九六〇年代，馬來西亞與印尼對峙時，他是疆界巡邏斥侯，他熟悉第七區內的每一條大河環境，他也熟悉馬來西亞的地形，並且身邊有許多地圖。一個下雨的夜晚，在卡皮旅舍吃過炒麵晚餐後，他告訴我，在沙撈越與加里曼丹交界，有一個沒有政府管轄的邊界，他並描述那個高地河谷的鬱閉叢林，在地圖上是位於「阿坡·卡延——肯雅省」附近。

沈吉米說，那片高地的天氣比較冷，居民生性好客，部落仍然遵守阿達法，這是一種印尼的傳統法律。那裡是婆羅洲內，生產巨型鳳梨及飼養最好獵犬的地區，還有許多釀米酒的古董瓷甕。他還說明，印尼政府管不到那個地區，所以簽證便可免了。我的耳尖，馬上聽到這一句。我在中東及亞洲工作與旅行已有五年，想到一個沒有西方人到達的地方，馬上令我雀躍萬分。每一個探

險家夢想的便是，到一個不爲人世所知的處女地。我聽了沈吉米的描述，知道那便是我心中要到的地區。但是他並未說，那山區的伐木業正開始進行，有一神靈的膜拜儀式，還有一項水利計畫，這些都是一九八〇年代社會與政治上的一大問題。

過了一個禮拜，我與羅萍一起登上霹靂輪，順古晉河，駛往新加坡。一位船員名叫平彭國，在船艙廚房的冰箱，把我們的空瓶裝滿蘇打水與孟買杜松子酒，以便渡過三天南中國海上平淡無聊的海上之旅。我脖子上的淤傷已逐漸復原，在這次航行途中，我已深深愛上沙撈越這個地方了。一百年來白人的寬厚統治，已造成當地百姓的若干特色，那些馬來人、中國人、印尼人及內陸的土著，相安無事的和諧相處，形成一個輕鬆與自由自在、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。在古晉街上漫步，好像回到古代，也好像活在夢境。古晉的海邊，中國城與印尼區仍然保持一九二〇年代，白人殖民的風貌。轉一個彎，一旦踏入叢林河流，彎進雨林，我的孩童叢林夢境又浮現眼前。

海上的第二天，我朝甲板外望去，用一隻花海蛇計算船的前進速度，因爲那隻海蛇與我們的船並向前進著。這艘霹靂輪吃水不深，在湛藍的蒼穹下東擺西晃，與船舷外的飛魚一起破浪，船外粗橡膠燃燒的香味拌著椰子油，一陣陣的飄進頭等艙。我們正坐在沙沙作響、搖擺不停的電風扇下面，享受著下午茶的風味。

羅萍與我，默默地相對。她在看書，我正在冥想沙撈越的情景。在那幾天的停留期間，我心中總有一種揮不去的感覺，那種每人都有感覺——當你回到熟悉與喜愛故居的鄉情。倘若兩個禮拜的走訪就充滿這麼奇妙的各種情景，那麼定居沙撈越會是怎樣的一個情景？我決心要回頭再去沙撈越，雖然沒有確定的時間表，但是，我深信必會回去，尋覓那個高地河谷的密林。